

庶齋老學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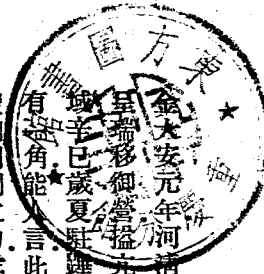
談叢學老齋庶

撰梓如盛

行發館書印務商

庶齋老學叢談卷上

元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撰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經略中原。以應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搃元問罪西域平。注云。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先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身自如燈。鱗身五色。頂有三角。能入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言。則吉。此天降神物。預言吉徵也。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斛那顏。為領軍。都侍衛。睿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汗降。今棠陰如故。憲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為征蠻大元帥。子阿朮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幹腹湖廣。南方震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皆歸附。至己未年。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元十一年。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朮平章。首渡南岸。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奉詔分兵鎮遏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郡。續續歸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勳為多。今雲南立行省。宣司路府州縣。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為化內。皆丞相父子之功。曩使臣回自交趾。諸夷懷慕。猶問平安。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諡忠定。武毅。武定。今河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詔書褒美。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天之報於元勳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爲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諫曰此舉必取今諫者日後定羞了面皮

公明天文知氣運歷數而然

王元禮耶中說

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曾孫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其百卷行於世柳溪在楊日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村狀真西山行實奏穆陵謂耶律某建平南之策于時已有此議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畱西域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遂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斷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卽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卽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朵卽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蓋城八普城可傘城芭欖城苦蓋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八普葦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附庸城十數此城渠會常殺命吏數人

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釀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胸。以白衣爲吉。以青衣爲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蓋訛打刺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韃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輒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卽鎔鑠。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餈。印度西北有可弗叉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爲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膊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言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亦等。雖縈迂曲折。不爲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府。詠其風景云。開罇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用風磨。如南方水磨。春則懸杵。春花潭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閏。隨月出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救旱河爲雨。經衣壠種

羊。余嘗閱唐會要，有墮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計閩，又贈高善長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盜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衰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爲晝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蘇子瞻，皆有羅浮夜半見日詩，恐此山正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橋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於飲食坐臥，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問余，舉此告之，仍以寶刻叢章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書奇古，非銅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爲四硯，則平日所見皆僞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見收星落石一塊，色白如玉，大如鵝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於書帙上，余閱筆談，常州治平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鐵，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隨，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以乾爲四德，餘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

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蓋欲釋學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爲僞書。隋史。劉炫聰明博學。牛宏購求天下遺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取備殷易之闕。觀此。又安知其非僞耶。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閒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盤旋。

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爲無所謂例。無所謂褒貶。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庵亦曾說了。或以爲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爲正。魯亦以子爲春。或以爲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無以知其爲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左氏晦庵以爲楚人。項平庵以爲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憑空文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鄢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恥於見欺。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勇矣。皆卒於戊辰之日。異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泓之戰。傷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睢水有祿神廟。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其後果逐。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後于乾谿自縊。

左氏載息夫人事。爲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故王維詩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不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媯旣爲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晉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假令如廁。

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發笑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生子曰睥牛朱溫掠地宋毫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友珪後二人爲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多不能謹一時之獨適足貽千載之笑朱三盜賊固不足責而謂叔孫穆子爲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僇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云正考父一命而僇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左氏作僂僇莊子作僇僇其文頗順林竹溪云僇背曲僂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瑩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度山林鳩藪澤町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閒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棋局之畫哉近觀石洞紀聞有以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爲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貢法爲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洛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九河者分爲支流。逆河者爲潮水逆行。余以近世書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猶有瓠岡。

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爲震澤。傅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壩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不曰東爲中江。入於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據兩浙時多興水利。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澗跋曰。日本僧徬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攷。今北峯之子行果爲予言。徬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旣歸。模其國中本。遣高弟僧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舟。徬以喪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敖逸。欲有國。引漢書爲證。又曰。六經中似此等甚多。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于以見學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焚之。煙燄灰燼。殊爲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爲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鐵盤。燃以膏油。若以松葦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樵字。以其皮卷之。裹

松脂燃以爲燭。此却有理。勝纏竹葦矣。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蟻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驪焉。驪字作孽。卽蚯蚓之大者也。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見晁氏客語

王漳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固爲奇特。然稱太史公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況是時書籍未備，諸子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爲紀傳，其法一本於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溱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觀晦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籠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棄，又謂史記恐是簡未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以衆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觀此，則爲未脫稟明矣。責之者諒此可矣。

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

愛遷者以此論爲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尙黃老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路史泰皇氏注。春秋命歷云。自開關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蓋。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卽位之年。甲辰已在午。又舉以問一前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余聞之矍然。觀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摶齋爲作傳。敘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敘世氏。與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爲據。謂康節之數。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卽位甲辰爲準。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可傳信。此書五峯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泰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歛歷。竝有名前代。泰能使王弘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爲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竝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連。是爲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手。

筆重爲脩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爲必多曠於禮，據其床而不哭，惝之誅不足以塞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怪謬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書，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僑，肫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綦同，攘臂繩也。今胸袖手圈言解鬪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用綦也。然下句已有救鬪者不搏楨，上句恐別有意，或如龔遂亂繩之說，與人鬪者何暇先用袖圈？然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今考之史，項王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戰，父母妻子方在楚，入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亦恐未然。子嬰降，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且殺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弑義帝，漢王爲發喪，告諸侯伐楚，三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書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壽陽，調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嶠。

石依岸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壞。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將攻堰。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論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不修堰。平豈真有所見。不幸而言中。余謂周公未嘗至淮。不知淮流之險。四瀆者天所以節宣其氣。人力豈能勝。平真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舊基皆出。廣僅二十丈。長不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尚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灌。舊志所載。亦因前史夸誕而述之。未可盡信。

通鑑陳後主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竊怪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呂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其誤明矣。綱目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學者。據唐書。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絕。然偏方裔夷。親見晉宋齊梁陳隋。唐七朝禪代。抑豈偶然。又不可與十六僭僞同日而語也。

嬴秦轉而呂政。併六國。稱皇帝。十三年而社稷爲墟。典午轉而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晉元帝猶賢乎彼。曹操篡漢。子孫戕於司馬氏。司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弑父而篡。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漢末黨事起。袁閔築土室而居。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樹爲屋。絕跡梁碭之間。司馬氏篡魏。范粲稱疾不出。寢於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歲。終于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劉毅爲王鎮惡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爲寇。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喻親切。其利博哉。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楊誠齋辨明詳切。非草草讀書者比。第以賞爲郎。謂輸貨而得仕。與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楊敞爲丞相。霍光使田延年報敞廢昌邑王事。敞驚懼。不知所言。其妻謂敞曰。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即從之。令狐煇貶吉州。齊曠爲江西觀察。按部。煇輕曠後進。其妻曰。君以白頭走。小生前不抹首。屬戎器迎之。曠以爲恨。奏其前過。貶衢州別駕。吁。二公俱以婦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爲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步與走卒起居。盛唐時仕於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生遇明時。有天資有學力。年十八爲吳公客。二十餘文帝召爲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毀之。及謫長沙。召爲梁太傅。陳政事疏言皆驗。漢廷諸臣無能及之。時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猶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觀。史臣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諸葛孔明而已。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二十三歲。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行其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去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墨允墨智。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

姑蔑故城。卽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後。慶元閒。爲人所發。其閒古物充牣。隨卽灰散。惟數瓦缶不壞。水滿其中。又併其埋銘。碎而棄之。惜哉。衢人以其磚爲硯。章昭注國語。謂姑蔑今之太湖。非也。巫山神女廟。兩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以廟而祀之。極詆宋玉雲雨之妄。余謂與揚州后土章郎事相似。舊塑綠衣年少於旁。明道以其褻瀆。遂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始於淮

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之歌之。史先生戮齋佔畢論之詳矣。陸機雲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葉石林避暑錄云。嘗危亂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盧志稱其父祖名。機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橋之敗。志因譖之。父子兄弟皆誅死。余謂此說非也。使機當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機乃亡國人。至中原在賈誼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誼。機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禪詔。亦與焉。滅死徙邊。遇赦而止。晉室多故。機不識時。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圖富貴。愚矣。顧榮戴若思等。勸其還吳。孫惠勸其讓都督於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故志等得以害之。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適足以自道也。哀哉。

稽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己。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絕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哀哉。籍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劉後村云。非謂甘爲燕雀。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寓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勸進表也。

晉范堅遷尚書右丞。是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當棄市。二子宗雲乞沒爲官奴贖父命。尚書朱暎議。天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堅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子沒入。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減廣死刑。二子爲官奴。

不爲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許宗等所乞，有廣之死。若有宗比，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今云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嘖笑之閒，尙慎所加。況於國典，可虧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旣許之，將來訴者，不以爲例，交與怨讎，此爲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貰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興遣尙書郎章宗使於僞檀，僞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三家戰爭之事，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孔孟爲法，斯不失爲君子。如疎寮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穢名史冊，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參議官則金子才，有蔣山僧見全喜甚，曰：逆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名，賊姓而少一，合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其說果驗。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於祥曦殿前，問其人，乃朱舍人廳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國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尙致邾莊公之卒，況實事而李公親見乎。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上

今之揚州。秦爲廣陵縣。漢爲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改爲揚州。其城卽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採芹亭。後開阮得岸椿。娑羅木。教授劉青溪。取爲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丘阜。成街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廬江郡志載。藻湖事。昔有巫媪居縣。有老叟曰石龜。口出血。此地陷爲湖。未幾有人以豬血置龜口。巫媪見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藻湖出黃金。注。藻子小反。縣名。在合淝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西南夷邛都縣地陷爲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記。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牀。姥憐而食之。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之。令怒殺姥。蛇爲姥報讎。每夜間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爲湖。唯姥宅無恙。至今猶存。藻湖地陷。竝緣於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得上。上卽爲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析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谿。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爲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丹。杜詩中又有之。龍州都本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罟鳥嘗爲江淮行省都事。篤實向學。純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嘗有音

問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髻如新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篡齊之後以海上一城爲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至云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版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爲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況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武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劍錄謂廣陵散爲王陵母丘儉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謀與復魏室皆爲晉誅以廣陵爲揚州魏之敗散始於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臯審音旣失考於其前俞公著書復承訛於其後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瀕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霧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逐鸞車乾坤星火歸來兮煑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大元渡江外男制集

王明清揮塵錄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高廟云且

除祕書少監啓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與獄尙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杜祁公衍相仁宗爲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於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每抑遏之所請卽封還有私謁者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爲法放翁得子虞濠上書詩云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尙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閒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閒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歛然松外部作雲外飛靖康建炎閒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衆數千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景略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曰我夢遊太華雲開千仞青壁山瀉黃河萬戶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氛祲干太寧部作豈無困部作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秦盡羶腥山河消王氣原野失大刑將軍散髮去短劍斷伏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

惜姚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否耶。賴有陸詩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廟實錄。博案姚平仲放翁爲作傳周平園玉堂雜記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日。隨以賜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賜牌子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綸。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稱其有典。詰體。潤筆萬緡。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要卿夜閒來說話。先生曰。某頃直宿。夜對多賜坐。一夕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爲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猶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云。上大喜。每夕必舉數端。見問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無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官制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爲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爲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爲詔勅。或有只請御筆進官者。上取綵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衆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險等發掘。取其寶器。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秤起之。帶始可解。爲口中物噴於險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險。後貨帶於汴。識者知爲陵寢中

物敗露。皆杖死。田君集說

揚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云。一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屨千年氣。跨海金鷗兩翅風。人說來從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中。最憐寂寞熙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時。使臣經遊而題。厭次劉景陸來爲憲幕。叩之云。王嘉甫國賓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塋。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微時。有子爲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里。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葬此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根。遂伐去。給其主曰。無所謂竹矣。潛以其父母骨瘞此。今猶有倒生藤。拂墓域。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丹。

徐偃王事。衢新刊郡志。不得其實。按徐氏世譜。乃王之三十七世孫元洎。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處建祖廟。不獨靈山。他處亦有。編類不得其人。余已致事歸。不及訂正矣。

張寓軒先生說。長平之坑。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云。城父縣乾谿章華臺。故基。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慕容垂參合陂之敗。積骸如山。夏王勃勃殺僞檀人。積屍號燭臺。倭之竹島。曰骷髏山。

穎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孟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二公之說。若合符契。皆有所謂。

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

王狀元十朋讀禮堂記云。爲仕者。未嘗不讀書。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驚翰。雖胸中有萬卷。身爲行

祕書。謂之不讀書。

康節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學在不止。故文中子云。沒身而已。卽曾子死而後已之說。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自已。

司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齋沐焚香曰。父憂母難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飲宴之說。雷龍因說

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爲忿怒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則有條理。而人不厭。可以交。可以母交。交多濫。

元城先生作孫莘老寄老菴記有云。惟賢者未嘗不量已。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寄則非我。知非我。則無所攀戀。故無往而不逍遙。烏乎寄老於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欹之

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南軒先生曰。爲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如何却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反復致思於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項平菴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己不得安。又曰：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己，則不枉用功。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悠玩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無主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其理則上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爲學者立儒志，開迷途。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

先儒云：詳於法都作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術都作謀者，有術中之隱禍。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啓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託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爲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輿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坼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妄爲增減，佩觿集云：點畫之間，有關造化，況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敝屣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敷衍而已。高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刊爲字本，以誤學者。姚公牧菴近刊五經文字於寧國路學，正救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於舉動瞻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鬪伯比謂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久。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絳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子。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公孫戊子。何足之高。志之揚。戊以象牀之事對。如此類多。姑舉此數事。前漢五行志言之尤詳。

方蛟峯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財莫大於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爲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前輩有云。讀書生計疎。耕田子孫愁。二者莫都作偏廢。傳家爲永圖。此意甚好。士以耕讀爲上。屢見棄田謀富者。被誤多。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逃。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錄山萊有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張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喻。入蔡靈侯事及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間。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縝密。但結尾于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比國策似乎猶欠。五峯假陸賈對。皆堯舜三代之事。與二者不同。議論正大。規模宏闊。後分九段。包括漢事無遺。誠爲傑作。不可一概觀。

昔嘉定沈宰^瑛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澀。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率。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踈。謹嚴者失之太弱。

昌黎答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爲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弑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个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如貫珠。

東坡扶蘇論云。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積威信之劇。卽太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菴先生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

俞堪隱云。文字且要體面。平時習爲絺繪工夫。氣象淺促。手段拘攣。他日宦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能脫此格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却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嫗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線。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賈。深藏要若虛。孤學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詩皆有益。學者宜玩味。

晦菴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尤見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歛。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古今。晦菴次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

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閒有古今。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

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觀孫覺孫洙是皆昭昭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後專尚詩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於後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殷遙泗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倫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為丘丹顧況非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蘇州人三羅虬鄴章孝標章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州人賀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人張志和婺人吳武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沔陳羽項斯江東人鄭谷王穀宜春人張喬杜荀鶴池州人吉中孚饒州人劉太真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李羣玉澧人李濤胡曾長沙人皆有詩名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為妙絕古今余讀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況歸秦之願不遂而客死焉如日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荆卽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皆禹事於題禹廟切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皆養親事於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嘗殊不知此就句中對集中此法多如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新餘不具述七言如桃

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千狀萬態。不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荊公歌元豐云。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常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僅三之一。其樂何如。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杜牧官於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溪筆談。教字見寄揚州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耀史册。及觀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經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赫已寂寂矣。

韓致光以文章際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溫將篡。非獨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無益。觀致光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愴然。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曾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畱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蟻珠。金鑿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意與少陵同。尤悽惋。黃竹外有讀韓偓傳詩。堂陞中間飛戰塵。君臣相顧淚沾巾。百年富貴輸前輩。一旦艱危屬老臣。自古舟中爲敵國。從今君側已無人。酬恩報主他生事。偷向蠻夷老此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若似質，却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時之實，只要據眼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實事。今人做詩，多愛裝造言語，只要鬪好，却不思一語不實，便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爲延陵令，爽詣之，抱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出兩史，下彬傳。

羅鄰望仙詩：千金壘土望三山，雲鶴無蹤羽衛還。若說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閒。可爲服食僞學者之戒。

張橋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爲逼人，此爲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旣曰一樹，烏得爲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爲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爲爲死，垂爲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精采百倍。都作而百，倍精采。

楊慈湖道學先生，都作考儒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恐不知。李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關雎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靜脩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論。脩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書其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其人過

十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可書。或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其例甚多。未易縷陳。余編諸儒史。說備見之。又詠曾點云。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過著顏家巷。說與城南花正開。此猶非也。坐忘乃莊子之說。借孔顏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求顏子。則誤矣。未可以私意立說。輕於訾毀聖賢。況顏子與聖人。僅隔一壁。城南之花。豈足動其心。語意大欠冶擇。近臨江前輩著古史詩鑒論之尤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妻師德。目眇三分。李雁門。有海青馬。生肺詩頗工。金符飛下渥。注龍鞭影輕。搏六翻風耳。竅風聲。聞鬪蟻。眼花雲影疾。驚鴻未容駭。骨遼東。老已得英名。冀北空。一縷紅塵。江漢捷。天庭不爲荔支紅。催薦中廚語未闌。控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葉并刀亂。冰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齒滑。十分香徹鼻頭酸。夢魂不到鱸魚膾。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盎意忽忽。便覺餘香鼻觀通。露滴冰盤藍玉軟。風生霜刃碧囊空。舞娃驚濺羅衣絳。酒客潛消醉臉紅。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爛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平湖湘。時潭帥李肯齋。芾城將破。舉家自刑。繼之以火。忠義大節。天下咸知。公以詩弔云。憶昔司空撫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致使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肯齋千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醉一觴。李兩山使交趾。道由長沙。亦弔云。天地由來有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若不死。婦女鬚眉安用生。紕解三綱重接續。灰寒

萬劫獨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啓迪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貫齋挽文山二詩。裂指秋風感別離。乾坤人物大奇奇。生爲孝子忠臣勸。死結皇天后土知。萬折江流魚復石。千年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愁絕湖光入畫時。金骨神仙玉色人。千霜萬雪見吾真。聖賢盡節心彌壽。天地爲棺道不貧。河漢橫流豪傑淚。風霆大吼鬼神噴。先生出入騎箕尾。長現綱常四大身。

太常徐威卿贈文山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若漢皇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德澤華夷見。山斗威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賦新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謙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遣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爲韻。孫得詩云。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公得詩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脚與雲平。孫竟不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四十年。公簽汴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甚。命余紀其事。或者謂德謙詩有煞。孫郎語不祥。如此則詩果有識乎。鵲山都本作鵲山。案鵲山在濟南府。鵲亦山名。未詳所在。

金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殂。而回。楊尙書之美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煌使夏臺。得句逢人唾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貸揚州牧。半夜碑轟薦福雷。窮達書生略相似。滿頭風雪却回來。

安西府諮議寓菴李顯卿庭威陽懷古詩。連鷄勢盡霸圖新。兀兀宮牆壓渭濱。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那

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塵。今古悠悠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語意格律俱妙。有唐體。

楊誠齋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卽東坡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虎丘二詩。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武丘山。仙旄時旁瀑潑起。珍羽多從香霧閒。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偷閒。昔見虎耽耽。今爲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菴。吳都十萬戶。煙瓦亘東南。七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詩自有高下。然人品志趣。皆見之矣。

王荆公促織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雇。不恤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盡見於此。題活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爲張文潛作。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託名文潛。以名書耳。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贈王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君要親嘗獅子乳。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話。吾輩元齊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茶山鉢袋未曾傳。觀此詩可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妥帖。工夫深處却平夷。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嘗遇老君於此。公詩云。太清

宮闈俱煨燼。豈亦南來避賊鋒。題傳神白髮蕭蕭雖健矣。時來或將渡遼師。李英公平遼東時年八十餘

公集載獨孤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已死。感涕賦詩有云。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寶劍憑誰占。斗氣名駒竟失養。天閑又有懷景略詩。暗鳴意氣千人廢。爛雅文流一座傾。韜略豈勞平大敵。文章自足主齊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於世。

公集載城南陳翁。以賣花爲業。得錢悉供酒家。不能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一日過其門訪之。敗屋一間。妻子飢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爲賦詩一首。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爲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付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白鬢髮。公示子聿絕句。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歎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首。賜黃金百兩。事見本集。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未句云。想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薨。誌銘詔楊平舟撰。挽詩以劉後村爲第一。孝謹親顏悅。溫恭婦德脩。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筆王姬卒。湘弦帝子愁。願言寬聖抱。已返葉宮遊。賜館恩通內。妃堊詔卜鄰。來應自仙佛。去尙戀君親。望送龍綃溼。封崇鶴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詞臣。

何探花夢桂。畱中齋知舉日及第。畱歸贈以詩。昆明灰劫化塵縑。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

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畱得裹遺尸。
中丞容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停思。題萊州海神廟云。龍宮高拱六鼇頭。一合乾坤
日夜浮。貝殿走珠蛟構室。戟門烘霧蜃噴樓。中原右顧真孤島。外域東漸更九州。咫尺琛航倭濊近。好將
風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蓮。公肆筆成長篇。尤工緻。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校官胡石
塘。唱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柱獨崔巍。風搖萬壑秋聲動。潮捲千堆雪浪迴。山勢
參差現靈鷲。海波遼闊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意。倒瀉滄溟入酒盃。

宣慰耶律柳溪詠。翦子詩。體出并州性。自剛篋中依約冷光芒。雙環對曲峰腰細。疊刃齊開燕尾張。慣愛
分花沾雨露。偏憎裁錦破鴛鴦。可憐戍婦寒窗下。一翦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燾。昔侍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年二十餘。請浙漕舉。寓揚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衆未知
周之才。周亦鄙衆之作。因次韻而成。衆咸敬之。循環一理。到于今。根本崇陽在。抑陰妬。謹初爻。防躡躅。同
人大義孰知音。欲扶鼇極綱常事。先識羲皇造化心。輿學直須關世教。凭欄對雨自清吟。理義精到。屬意
尤深。聞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篋子。念行藏有命。煙水無涯。嗟去鴈。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
壺中日月。洞裏煙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冷笑三闖。算來枉向江心墮。和光混俗。隨機達變。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醉醒由己。分明識破。待用時卽進。舍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你試回頭覷我。怕不待崢嶸則箇。功名半紙。風波千丈。圖箇甚麼。雲棧揚鞭。海濤搖棹。爭如閒坐。但罇中有酒。心頭無事。葫蘆提過。

曹東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鞞。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箇弓樣鞵。夜閒伴你。

王澡落梅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罌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秦來梅詞。千霜萬雲。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辭。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陳歲一雪詞。譏賈秋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大小。平白教都一例。鼓弄滕神。招邀巽二。一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甄龍友題赤壁蛾眉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遊戲。人閒世著。不得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尊前人。唱前赤壁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闕頗能狀其景。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臺下。淡煙衰草黃沙。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敘事。不用故事堆垛。末年尙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滯不通。且冗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爲得體。如程學士桐。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慾。人以爲畫就一寧宗。傅伯壽行晦菴先生辭次對職名制。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云云 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古心除湖南帥。帝咨四岳。公領三湘。壯猷先啓於戎行。方叔蒞止。美化旁行乎南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衡雲早霽。云云 鉄鉞下青冥。固爾居莫如南土。袞衣立霄漢。用我者其爲東周。洪陽巖賀碧梧除同簽。以子寧武圖功。方切憂民之務。亦唯舊人共政。豈容遜野之遺。云云 填海之志難。出山之泉易濁。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強乎喜聞與政。

呂正獻公爲侍從。開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薦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啓謝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猶可想見。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文山曾遭某人彈章。後爲交代。某官通啓云。率爾而言。聊責春秋之備。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夢。便可忘言。

前輩謂科舉之法。雖備於唐。然是時考真卷。有才學者。士大夫猶得以姓名薦之。有司猶得以公論取之。如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杜牧。必欲真首選是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薦。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無進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趨之。冒法以爲之。明知其罪。不暇顧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郁無諸生與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詞賦勞佚不同。不可概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興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而今女直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爲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尙書鄭澹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入者皆免。遂爲例不搜。聞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見搜懷挾。曰。待士之禮。不如此。遂不試而出。

劉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兩漢晉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殿試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以得失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詩取人。亦來試。亦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二郁作。史人亦來試。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宦。方可別君子小人。

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歎。下

之人猶有遺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之抱負。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罄士之底蘊。於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友宋郊。得以第一而與其兄。又如孫復、蘇洵、雷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科目進乎。先帝嘗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尋常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譬猶少年高科而有此論可謂盛德百世之下使人景慕

宋神宗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于時舉場只以時事爲題此意最好可以覘人之才如施宜生至金國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呂申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默義各十條多者無百字少者才五字偶不記即云未審可見古人真實春秋五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黜落自王荆公熙寧變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柅爲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柅字嘉叟初寮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此入仕耳其高才碩學皆及第後讀書之功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下自人上達君威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慶孫。時翰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謁白。弗爲禮。曰：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爲佳。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鴈宵征，訶控弦於碧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行字欲何云。某一聯云：賴是孤標，欲摩挲於霄漢。如其對峙，應撫笑於人寰。白遂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定式。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有四韻者，莫莢賦，以呈瑞聖朝爲韻。舞馬賦，以奏之天庭爲韻。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有六韻者，止水翹翹人鏡等賦，有七韻八韻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仄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顯文，遣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會所著漫錄，事涉謗訕。臣僚奏吳會不合以此等言語印行。然鄭之翰告訐不可長。上曰：告訐之風豈可長。令併行遣。吳會鄭顯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興國軍聽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訐之惡，古今之所共嫉而不赦者也。陛下患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詔，丁寧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過於告訐者乎。爲士至此，其人可知。倘不深誅，無以戒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上曰：繳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兩官，仍罷新任之翰。送汀州編管。後京相仲遠愛其書，遂版行於世。

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間。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賣，頗侵戶部課額。吏部尙書張燾因對論甲庫，羣工巧以蕩上心，沽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

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牛之稅

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貧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竝讀上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褶投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兩軒先生赴靜江至羊楊郁作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於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畱名刺去矣曰

吾無語爾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宇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却不知某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於一市見一官員不得將擲撤於市人矣誘而進之亦勸之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僮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

馬方山天驥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衢庠宿齋課業學鄰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於齋中石榴樹上馬曰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發薦衆晒之是年果預計偕一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仕至宰執司造化者示其兆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閱武主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令諸僕被甲擒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撻之流血公於是夜託辭請諸僕解紛至則皆刺配之事訖具奏理宗下詔撫諭福王移食嘉興馬某別加旌表詔旨責王尤峻末云在弟則封雖是聖人之德齊家以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絳戮楊干僕相類晉侯欲殺絳絳有辭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時建制闕於揚事大體重既兼州事又以調度浩繁仍兼鹽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倉有常平屯田椿管大軍平糴交受趙節齋又建百萬倉庫有軍資激賞錢物分制司帥司有犒賞公使者四又有受給排辦從物等庫酒庫有都造公使整暇集思酒舊名雲液坡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後名瓊花露場有都木造船制造備禦柴場十椿積柴場二販賣柴場二炭場三馬草場二都作院麴院貢院糯米場豬場鹽倉醬場便民解庫惠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賈秋壑開闢日築不仰科降於諸色科名錢那辦申省狀云計厥費爲楮一千三百餘萬米九萬五千餘石錢穀之間不及廟堂皆某連年銖粒撙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舊名堡城不常用旣廢之名今名寶祐城是役也用軍三萬人日羹飯三頓支擔索屏屨等錢番更將士民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午犒一月大犒有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必信無敢謹諱始於二年七月十五日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閩兩淮方三十歲有饒以詞者後云握虎符持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間無寄

語東淮父老奪我詩書元帥於汝抑安乎。早早歸廡廟。天下盡歡娛。亦當時之豪傑也。隨行銀數十萬兩。黃金數萬兩。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賞過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寶應。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惜乎拜相之後。恃功固位。怙寵專權。度宗待以師相。言聽計從。凡助名相軋者。皆忌害之。子孫至於流離丐貸。不能防滿。不知歸老。以致亡國殺身。然而天命有歸。宋祚當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印習隱開闢澧上。未半載。一夕二鼓後。喚直宿都吏劉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濬。其長幾何。合用幾人。幾工。劉曰。長二千丈。用二千人。倒塌去水。二十日可畢。合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擾民。令都作院造桶一千副。都木場撥木縛脚道二千人。日支食錢。五日一犒。半月畢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閩。接人至。官屬將吏各持勝書名以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爾來。揚州軍民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我漉任後。如一日缺柴。便斫了爾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爲籍定船各與牌號。某日賈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日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幾束。每船插標示之人自擇買。

東淮飛蝗。公令驅逐過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語。公曰。無慮。是日西北風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公一日升廳。例是五更初。燃燭焚香。署事。公令取披秉排香案。對天默禱。禮畢。復坐署事。少頃。問諸吏。爾曹謂適禱何事。吏曰。不曉鈞意。公曰。臘月尙無雪。麥苗不長。適祈雪也。未午雲騰而微雨。薄暮而雪。入夜大作。二鼓數寸矣。三鼓銀牌批瑞雪應時。祈求感應。州治上宿官屬將吏兵卒等第支犒一次。不下數萬。

貫。

公太學出身。治書義號鐵腳雞。決事判筆如飛。有蕭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囊稍厚。晚納一婦。豔而黠。一日攜其賞同姦夫逃去。隨獲之。公已斷罪遣離。蕭簿復令二子陳詞。乞畱其婦。公判云。甌已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爲如此。蕭某不得以爲妻。士俊兄弟得以爲母乎。恐是此狀出於蕭某之意。遣其子有請。果爾。真是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父。門示。門示者。具衆狀各書鈞判揭之。府門陳詞者。就觀之。此乃通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壻。二婦常不和。琳死。有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爲之不平久矣。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暗以爲喜也。昨張煥有詞。官司已爲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子壻。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家業何人做來。當以此爲念。與阿顧子母及壻。和同過活。則鄉里以阿張爲曉事。今互相攻擊。迭與詞訟。王琳肉未及冷。何忍爲之。各合究斷。姑且從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之罪。籍沒家產。門示。

里人周竹坡。守產閒居。頗涉獵方冊。爲佃客告其私酒。簽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釀有禁。不沽賣者其罪輕。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銅。佃者杖一百。聞者快之。

制闈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將。小校。惟射賞以錢物。貼寫於侯的。綴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一而足。大將擊九。賞格數籌不等。第一籌銀鞍馬百兩。銀盆紵絲十酒五碩。坐下錢三千貫。西城都統孫應

武衆中屢得毯不得過後止中第三籌公銀牌判云孫都統得籌雖後得毯最多且馬上換馬馳驟過人真將軍師表也可特照頭籌文送然後入筵宴罷鼓吹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齋李公開闔曰士人吳南金假館於人戀妓周惜及歸行囊枵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具吳捶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文公喜之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新豐逆旅之餘爲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驟鸞風流如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兩都作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日鷓蚌之隙做此出場既乏孔方兄之交是宜沙吒利之屬何事風儂雨愆頓令玉挫花摧甑已破矣奈何鏡欲圓而莫得鮑其知我者豈止於斯秦眞少恩哉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眞士於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亟思梓里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責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定行重罰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掘濠得廢寺基石碣存焉知爲徐君墓季札挂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爲兩淮諮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爲金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卽拜謝曰老婦誤聽早聞衝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謂公曰此嫗幸遇諮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爲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

出強爲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

葉西澗寧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聞外喧闐。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闖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既碎我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錢還。又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昃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貧士出身。草屨腿紉。自肩雨繖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許艱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凌虐細民。鄉里謂我何。必庭訓之。庭訓者。行杖也。衆又告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厲竹溪說

郎某臨安人。知東陽縣。有婦人同夫來。告某人富家兒。欲強奸不從。咬傷乳頭。追至云。卽無此事。吏欲究問。公令取炊餅三箇。使各人齧而莫斷。對其齒痕。乃其夫。卽杖之人。服其明決。

徐徑。歙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節。學者起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好異。似乎素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近年吉士李起宗。作書與劉胥溪。論其學術文字之失。不知爲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海。立言之際。有不暇細思。適足以召之邪。亦爲學者各有所主邪。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科名錢物。可以調用。軍民積欠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放。四闕帥臣。其權尤重。吏員月給豐贍。正俸外有添支。歲時有借請。名借而實與。或遇朝闔盛事。有特支。節臘有酒肉。

柴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請舉家溫飽自無妄取或犯贓污輕則杖罪罷役重則黜籍子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者

理宗書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碧梧時爲中書舍人不書行上遣左右宣諭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見闕比且與書行決不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沓至公設會置五百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卽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

劉介軒籤衢州人正夫之後性和易號滿朝歡門生故吏宦於四方者多好發書薦士趙節齋爲平江發運公爲幕僚春谷方稗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經筵隆寒感疾歸春谷守衢謁之不能見未幾易簀公乃衫帽襤烏而哭之賻贈良厚當時重時士大夫之禮如此博案此條似有脫誤

衢學耆宿言畱中齋所生齋獲也其父暮坐於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采射人問爲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爲尙書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蠓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及蝦蟆精亦非常人

劉庭式不絕贅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至今爲美談后山談叢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尋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非后山則世無聞焉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贖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乏。復贖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寢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爲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閩人不爲通。翁俟朝回。揖于馬前。公命之入。卽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畱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衛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褶袖中歸。然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擲揄之。故觸瓶汚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夏綱。絲綿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貫壓驚放之。

方干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禮。非稽顙。朱某者以劄千秋。整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謙。仕周爲太子賓客。致仕。初。仁謙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爲李賓所據。仁謙復得之。人告賓密藏金帛於宅後。仁謙命其屬盡出所藏。方遷入。

楚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訝其宅湫隘，命廣之。昭輔奏恐侵鄰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徽角觥士遇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聞外喧甚，遣童視之，回白：衆常侍習角觥，鉉笑曰：此諸同僚難與接權也。蓋鉉與角觥士皆稱常侍，可發一笑。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至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辭不受，亟命左右輦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菴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歷、音樂、醫藥之類，誠足多尚。然說置閏之法爲異，謂見於經者唯堯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此月之政。或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餘準此。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文多不盡述，且謂此論必見怒於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余說者。楊城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案，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栴，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則名醢，桃諸、梅諸，卽菹也。又曰濫，卽乾療也。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天矯如龍，人謂梅龍，苴蕙人取其實爲米，炊飯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巢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卽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脩菜是也。吳中名漂搖草，一名野

蠶豆人不知取食耳。放翁詩曰：此行忽似嘉津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放翁與村鄰聚飲詩：蟹供牢九美，魚煮膾殘香。自注：聞人懋德言餅賦中所謂牢九，今包子也。又有食野味包子詩：疊雙初中鵠，牢九已登盤。或謂牢九者，牢丸也，卽蒸餅。宋諱九字，去一點，相承已久，未知孰是。士大夫詩詞用招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與出處不合。朱文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爲高古，亦託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結句云：王孫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詩云：諸公共賦反招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遊，至於寺觀，有六驗方畱，一度牒，二公據，三戒牒，四免丁由，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響簧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見耶律雙溪文集

王子猷謂竹爲此君，白樂天謂酒爲此君。

丁晉公有圖書曰：化鶴之裔，時人稱爲鶴相。

前輩謂酒用於饋祀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儆，彝酒則周誥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士有傾囊酣飲於買書，則吝而不肯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茆君因丹陽歲歉，人多餓死，取丹頭點銀成金，化鐵爲銀，以救饑者，故後人煨粉點銅，名曰丹陽，以死砒點銅，名曰點茆，或名隔憲取母，或名玉女翻身。如漢王陽，妻成病，宋王捷爲之，以助國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毛兔角，爲之致禍者，十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坡，得之而不

爲陳公亮爲之。卽病指疽而死。或爲之以成緣事。不私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也。或遇仙授。而亦不爲。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載許公言是也。春渚紀聞第十卷。皆說此事。凡十餘條。無非勸戒。近代雲開儲君泳。著祛疑說。尤詳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皆仁人之用心也。余謂彼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豈肯向人說。故能者不說。說者不能。神仙傳授。必擇可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謝。自眩其能。乃是騙術。欲學之者。已懷欺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乎。黃竹外文集載陳珪左道。今江湖間。此輩甚多。謂之燕客。近觀中州爲政九要。謂人自取貧者有十一要。貧。學。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爲規利學僞者之戒。

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喜靜。文筆立成。講解精到。時官延之師席。偕詣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圖會同賦。諸公稱賞。列薦除翰林編修。洩職將二年。其母寄以詩云。九十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鴈北飛頻送目。夕陽西下幾顰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榴開滿枝。卽告歸侍焉。

右庶齋老學叢談三卷。乃宋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公如梓著。其於經史、天文、地理、名物、以及文章流派、儒先格言、引證辨駁、皆有根據。足以覘其學之有本也。觀叢談中語氣、知公是揚州人。其談賈平章佚事數則、似曾受賈之知者。要其晚年誤國之罪、亦未嘗爲之諱也。大抵宋末諸公流入元者、率隱居以著述自適。如盛公輩者、何可勝道。然有傳有不傳。卽如此集、其存者亦幾希矣。但卷帙無多、倘好事君子爲重刊之、介夫先生宜爲留意也。康熙己亥十月大雪前三日、鹿原林佶借觀力疾跋。

或疑開卷卽頌元受命之符、以公非仕宋者、予以爲書成於元之世、安得不出此。且崇明稱州與判官皆宋制也。惜客寓藏書少、不能博徵廣引以證。尙其俟諸他日乎。佶又跋。

右庶齋老學叢譚三卷。上卷首紀國故、後及經史。中卷下卷多論文說詩間及兩宋軼事。筆殊修潔。惟未載寶祐城數則。頗左袒賈似道。不可解也。作者不知何許人。卷首標崇明州判官。而於揚州、衢州兩地皆接獨多。或爲桑梓之鄉。或屬宦遊之所。俱未可知。姑存俟考。正子季冬。從知不足齋主人轉。假東嘯軒藏本。癸丑人日錄校畢并記。松陵楊復吉。

附記

郁君名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唐諸生。家世素封。儲書充物。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成鉅觀焉。時小山堂趙氏藏書。業已散佚。所餘殘帙。尙多異本。君悉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徵君鶡樊樹山房不一里。傳錄其祕冊尤多。徵君沒。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彙。要索厚價。久之不售。君以四十金購焉。中間尙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與予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簞。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平日掌錄遼史遺事在焉。亟市以歸。焚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缺。若有鬼物陰相之者。事亦奇矣。君恂恂儒雅。與人交。有晏子之風。而尤與予匿。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而來。借書以去。雖寒暑風雨。不爲少間。藏書東嚙軒。軒額董香光所書。庭前古桂二樹。相傳明萬歷間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簷。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君憑几校錄。晨夕不休。經其庭。闌如也。花時。每招予信宿其中。時出法書名畫。以相評品。或隨意抽架上書共讀。或談往事。或賦小詩。香爐茗椀。婆娑竟日。更深月上。兩人徘徊花影下。意思閒適。彷彿東坡與張懷民承天寺之遊。尙惜兩公當時不在。金粟世界中耳。解衣就寢。香染襟袖。撲之不消。聯牀對話。往往達旦。自予移家烏戍。遂無復有此樂矣。君棄世不數年。鄰架曹倉。漸就零落。主人避客。塵榻空懸。想惟舊時明月。流光碧樹間耳。因校刻所贈書。爲之淒然。攔筆通介叟記。

跋一

右盛庶齋叢談一冊。楷書精整。出自錢塘汪西亭氏。吾友郁君潛亭所貽也。間有誤書。思之不適。聞某公有善本。欣然借潛亭往借。祕不肯宣。僅錄林吉人兩跋相授耳。是爲乾隆甲午。迨嘉慶甲子。始據常熟錢功甫手鈔本。一掃烏焉之譌。而潛亭已脩文地下。惜其不及見也。往讀某公所著清暇錄。歷數近來藏書家。而自述其儲蓄之富。曾幾何時。悉已散爲煙雲。渺茲一粟。漂流滄海中。杳不知其所之矣。因慨死生旦暮。聚散無常。予家所藏。異時豈能獨保。徒令後人復哀後人耳。間嘗語兒輩。與其私千萬卷於己。或子孫不爲之守。孰若公一二冊於人。與奕禩共永其傳。此區區校刻叢書之苦心。竊欲共白於當世。而一爲之勸也。展閱此書。益增振觸。亟爲命梓。以慰老懷。且以不辜潛亭殷勤持贈之意耳。庶齋揚州人。曾爲衢州教官。見龔璠存悔齋集。他未能詳也。

嘉慶乙丑長至日。通介叟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時年七十有八。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00044)

☆ 庶齋老學叢談 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盛 如 梓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書 日 期	遠 書 日
-------	-------

532 44

